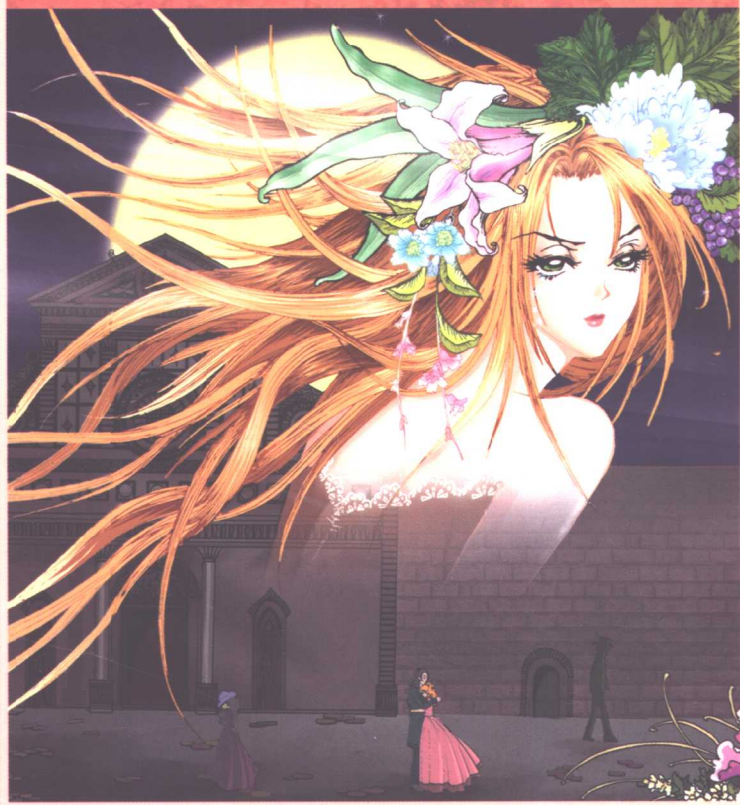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最后一课

Zui Hou Yi Ke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最后一课

原著：[法] 阿尔丰斯·都德

改写：吕静莲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课/(法)都德(Daudet,A.)著;吕静莲改编.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5

ISBN 7-5322-3177-1

I. 最... II. ①都...②吕...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080 号

最后一课——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 画:方 卉 封面效果制作:雷晓玲 插画上色:蔡 凯

改 写:吕静莲 责任编辑:康 健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6.5 彩插:12

2002年5月第一版 200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20000册

ISBN 7-5322-3177-1/I·17

定价:11.00元

前 言

阿尔丰斯·都德于 1840 年 5 月 13 日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省。他十八岁的时候出版第一本诗集《女恋人》，1860—1865 年任德·莫尔尼公爵的秘书，得到这位公爵的多方照顾。1866 年发表的《磨坊书简》描写了普罗旺斯的风土人情，是一部与《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齐名的杰作。都德自此成为散文化短篇小说的开拓者，他赋予小说更多的诗情与韵味，笔触淡雅，是一位有着诗人气质的小说家。而发表于 1868 年的半自传性作品《小东西》，则以“含泪的微笑”为作者赢得了普遍的同情与赞赏。都德 1870 年应征入伍，参加普法战争，三年之后有短篇小说集《星期一的故事》问世。1897 年 12 月 16 日，这位大作家于晚餐时暴毙。

1874 年开始，福楼拜、左拉、龚古尔、屠格涅夫和都德组织了五人聚餐会，又称“福楼拜聚餐会”。他们自称“临摹自然”，然而都德却很少把自然主义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他又称自己的作品为“当代历史小说”，自言继承的是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他同时被称作“法国的狄更斯”，他们一样的幽默、感伤，重道德教化，喜欢有情节剧味道故事背景，也偏爱儿童题材。

11/5/02



这本书里面的短篇大多出自其名作《磨坊书简》，战争题材的《星期一的故事》也挑选了几篇作为代表。《方妮》即《萨芙》，是一篇极其优美的爱情小说。故事说的是一个从外省来到巴黎的年轻人让·格桑认识了漂亮的交际花方妮·乐格朗，方妮是一个以爱情为生命的女人，她疯狂地爱上了让。她比让大十五岁，还有着复杂而罪恶的过去，格桑对此感到厌弃，却又不自主地沉醉在温柔乡里。两人同居了五年，让遇上了一个他所喜欢的纯情少女，想要与方妮断绝。但他最后一次去见情人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根本离不开她。让接受了一个南美的外交职务，想和方妮一起离开，但最后方妮却认为自己已经老去，也感受到了爱的疲惫，于是选择了留下，没有跟他一起走。

都德的小说充满了对人物的温情，他总是轻微的鞭答，从不作辛辣的讽刺，这一点在这些篇目中都有着很好的体现。多说无益，还是赶快翻开来，自己欣赏一下这些名作吧。

编者

2001年9月



目 录

—————

最后一课	1
毕凯尔的驿车	5
磨坊主的秘密	9
英勇不屈的小山羊	13
繁星点点	18
阿莱姑娘	22
教皇大人的骡子	26

马丁神父.....	32
老夫妇.....	36
滑稽大师的公文包.....	42
金脑人.....	46
出售房屋.....	49
天主的家.....	53
打桌球的元帅.....	58
老旗手.....	62
小间谍.....	66
柏林之围.....	71
方妮	
第一章 初次邂逅.....	79
第二章 未成功的分手.....	85



第三章 可怕的秘密.....	96
第四章 旧情书	107
第五章 塞则尔叔叔来了.....	115
第六章 回到加斯特来	126
第七章 旅馆管理人.....	139
第八章 夏维尔的生活	153
第九章 朵雷之死和 新的爱情	163
第十章 分手.....	173
第十一章 巴黎与夏维尔 的通信.....	184
第十二章 最后的结局	191



最后一课

那天早上我起晚了，看来怎么赶都得迟到了。唉，真糟糕，恐怕又得挨训了！就是准时去了也不行，韩麦尔先生说过今天要考大家分词的，可我啥都不会。怎么办呢？还不如逃学呢！

天气又暖和又晴朗，鸟儿在树林里欢快地叫着，普鲁士的军队在锯木厂后面的草地上操练。多有趣啊！但左思右想，我还是决定上学去了。

我跑过村政府的时候，看见好多人围在布告牌前。这两年那个牌子上尽是坏消息，现在又不晓得是什么了。我顾不得停下来看，继续向学校飞奔去。

经过广场的时候我看见铁匠瓦尔台，他高声冲我喊着：

“甭着急，小家伙，你多晚都不会迟到的！”

这个坏铁匠，他一定是在嘲笑我呢！我跑得更快了。

平常刚上课的时候，教室里总是吵得要死，街上都能听得见。韩麦尔先生用他的大戒尺敲打着桌子，喊道：



“安静一点！安静一点！”

我是准备就趁着这个机会混进去的。谁知道那天却出了鬼，教室里像没有人的星期天早晨一样安静。同学们都坐得整整齐齐的，韩麦尔先生则夹着他那寸步不离的戒尺走来走去。完了，完了，肯定是在等着我，要当场教训给大家看了！

我犹豫了好久，还是胆战心惊地推开了门。谁知道韩麦尔先生竟然和蔼地对我说：

“小弗朗士，大家都在等你，快到你的座位上去吧，我们就要上课了。”

我惊诧地来到自己的桌前，这是怎么回事？更让我惊异的是，韩麦尔先生竟然穿着他那份挺刮的绿色礼服，系着精致的领结，戴着刺绣的黑绸帽，显得漂亮极了！说真的，这一套装束他可不是轻易示人的，为什么今天……

整个课堂都被一种不同寻常的庄严气氛所笼罩。教室的尽头竟然还坐满了村子里的人，前任村长啦，退休邮差啦，大家都不声不响又都愁容满面。

简直太让人纳闷了！

这时候，韩麦尔先生走上讲台，以一种庄重而深情的语气对大家说：

“亲爱的孩子们，我想大家也知道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从柏林来的新命令，明天就有新教师来，今后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就只准教德文了。”

天哪！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一道晴空霹雳，原来这次布告牌上说的就是这件事，原来铁匠瓦尔台并不是有意讥讽我，原来这竟然是我最后一堂法语课！

可是，可是我才勉勉强强学会写啊！我以前是多么不用功



啊，就在那一瞬，我开始后悔我所有逃学去溜冰、去掏鸟窝的日子了。就在那一瞬，我开始依恋那些以前看来多么讨厌的书本、依恋那个以前处罚过我的韩麦尔先生了。

这个可怜的人啊！他的这套节日盛装竟然是为这最后一堂课准备的。而村里的老人也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才到这儿来听课的……

正想着这些让人悲伤的事儿，忽然听见韩麦尔先生叫我的名字，该轮到我不分词了。我就用不着再提我当时那个懊恼的劲儿了。还没背上几个字，我就磕磕巴巴地接不上了，脸涨得通红，头也不敢抬。

“唉——小弗朗士，”韩麦尔先生叹了口气，“我也不能再说什么了。每天我们都对自己说‘还有明天呢，再学也不迟’，以为有的是时间。可是现在看到了吧，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那些人很可能看不起我们这些法国人，因为我们既不会读法文也不会写法文。这真是一种悲哀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悲哀，也是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悲哀，整个法国的悲哀！”

韩麦尔先生让我坐下，他接着描述了法兰西语言的美好，让我们永远记住它。他说当一个民族不得已沦为奴隶的时候，只要能够保存好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掌握了打开自己牢房的钥匙。

他接下来拿起课本，给我们讲了一课。他从来没有这么耐心，我也从来都没有这么专心过。我觉得简直像一个奇迹一样，一切都好懂极了！

习字时间到了，韩麦尔先生今天特别为我们准备了新的字帖，上面写着“法兰西，阿尔萨斯。阿尔萨斯，法兰西。”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这场景真是动人极了！

几个金龟子飞进了教室，往日里它们可是孩子们的宠物，现



在却谁都不去注意它们。一群鸽子在学校的屋顶咕咕叫着，我暗自想着：

“它们会不会也被强迫着用德语歌唱呢？”

韩麦尔先生一动不动地盯着周围，好像要把这学校里的一切都带走一样。四十年了，他在这里呆了四十年！他亲手种的花和树都很茁壮很旺盛，明天他却不得不离开了。真让人伤心啊！

但是韩麦尔先生还是坚持着教完了这一课，然后又带着大家练习拼音。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村里的老人也跟着一起念起来，他们的声音颤抖着，让人分外难以忘怀。

忽然，钟响了，这在往常对学生们可是欢欣鼓舞的啊，可现在大家都沮丧极了。韩麦尔先生的脸一下子惨白起来：

“朋友们，我的朋友们，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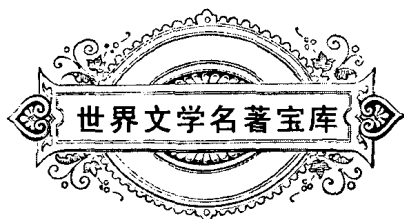
他的喉咙仿佛被堵住了，不能再说下去，只是转身在黑板上用粉笔尽全力写下几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写完了，他的气力也仿佛用干了，虚弱地靠墙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挥了挥手表示：

“课上完了。去吧……”





毕凯尔的驿车

我到的那天乘的是毕凯尔的驿车。那是辆又破又旧的公共马车，每天没跑几里路就一副要散架的样子。那老马在路上摇摇晃晃，仿佛被主人折磨着跋涉了千山万水一般。那天车上不算车夫一共是五个人，让我来简略地描绘一下。

一个是卡马克区的保安，又矮又胖，耳朵上戴着银耳环，浑身长满浓毛，怎么看都有股野气。另外两个是毕凯尔当地人，一个面包主和他的揉面工，他们俩都红光满面，侧着看很有派头的样子。除了我之外剩下的那个人很是沉默和忧郁，他坐在车夫身旁，戴着一顶兔皮帽，自顾自地盯着大路。

他们好像都是熟人，卡马克人正高声谈论着他的经历。这个典型的火爆脾气的卡马克人用叉子戳伤了一个牧羊人，受到了预审法官的传讯，这会儿才从尼姆回来。那两个毕凯尔人则一样的火气狂大，他们正为着童贞女、圣母的问题争论不休。做老板的不用说了，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质疑，简直想掐死这个不知好歹



的雇工，而那个揉面工也丝毫不甘示弱，两人几乎要打起来。

根据我的观察分析，面包主属于信奉圣母玛利亚的教区，玛利亚怀里抱着小儿子耶稣，乡下人都亲切地称她为“大慈大悲的妈妈”。而那个揉面工则是一个新派教堂的唱诗班成员，他们所信奉的是无玷而孕的童贞女。就这样，两位同样虔诚的天主教徒谁都不肯让一步。

“哼，你们那位没男人就怀了孕的圣女长得可真俏哟！”

“还是叫你那个大慈大悲的老妈妈给我滚开吧！”

两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差不多要打起来。还是车夫看情形不对，笑着调解了这场纠纷。

“哎，我说二位，还是甭太激动了。我看这都是些女人们计较的玩意儿，大老爷们的搀和个什么劲儿哪！”

就这样，在外力干预之下，这场玄妙的神学争论才暂时告一段落。但是面包主似乎还一言未尽，他转身换了个调侃对象，嘲笑着对那个缩在一边神情忧郁的可怜虫说：

“喂，磨刀匠，你老婆是什么教派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话引起了一车人一致的开怀大笑，只有我不明就里地坐在一边。面包主见状对我解释道：

“先生，他老婆可是我们毕凯尔独一无二的活宝！”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那磨刀匠头也不抬地央求道：

“别说了！”

可是面包主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添油加醋地说起来：

“我的天，这么一个奇女子怎么能不让这位先生知道呢！告诉您吧，这位老兄的小娘子可真是个大美人儿呢。身材苗条，细皮嫩肉，又活泼又俏丽。尤其是她那双浅褐色的眼睛，看到男人就冲他们笑，那模样，甭提有多勾人了！”



“我说呀，女人太漂亮了就是麻烦，可不，这位美人儿每半年都要跟人私奔一次。喏，这小两口刚结婚没多久，女人哗啦一下就跟个西班牙的巧克力商人跑了。这位磨刀匠就一个人关在家里头，又是哭啊又是酗酒的。谁知道没过几个月，这漂亮老婆又跑回来了，还戴着个有铃铛的西班牙小鼓。大家都很惊慌，劝她躲躲算了，不然她老公还不把她给宰啰。”

“嘻嘻，你猜怎么的？他们二位竟然相安无事地过起小日子来了。而且啊，她还教会他怎么玩那种西班牙小鼓呢！”

车里照例又是一阵哄笑，可怜的磨刀匠还是那句“别说了”，当然，面包主仍旧没理他。

“先生，您可千万别以为这位丈夫这么宽大为怀，那俏婆娘就会感恩戴德，从此安分守己了。她呀，大概瞧着她丈夫好应付，就决定再试一次。没过多久，换了个军官，然后是个水手，还有个音乐家，再还有谁连我也闹不清了。不过，每次都是以喜剧收场。老婆私奔了，丈夫就哭；老婆回家了，丈夫就心满意足。您瞧他多有耐心，总是能不紧不慢地把她给收回来。哈哈哈哈哈！”

那不幸的人儿这会儿把头低得更低了，他苦苦地哀求道：

“求求你，别说了，求求你！”

还好，面包主和揉面工到站了。那个令人厌恶的家伙终于下了车，他走了好远我还听到他的大笑声。

又过了一站，卡马克人也下车了，这样驿车里就空荡荡地只剩下了我和磨刀匠两人。天气很热，我在车里昏昏欲睡，脑海里却又总是萦绕着那可怜人的话“求求你，别说了”。这个不幸的人好像还没能恢复过来，他不住地哆嗦着，好像是在哭泣。





我也到站了，在我匆忙下车，经过磨刀匠身边的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先生，请您把我看个清楚。如果不久以后，您听说毕凯尔发生了一件杀妻惨案的时候，您就可以说您认识这个凶犯。”

他的声音是那么低哑而又凄楚，那眼里满是泪水也满是愤怒。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这个可怜的人啊，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应该恨谁。





磨坊主的秘密

马马伊是个上了岁数的短笛手，他常到我这儿来喝酒，闲着的时候也跟我聊聊天。有一个晚上他给我讲了二十年前，在我这个磨坊里发生的一件小小的悲剧。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照原样说给你们听吧。

这个磨坊原先并不是这么死气沉沉的，早些年生意可兴旺了，方圆十里的人都把他们的麦子送到这儿来磨。我们的小山坡上布满了风磨，每天那个鞭子声、吆喝声和呼啦啦的风声都不绝于耳。到了星期天，我们就成群结队地上磨坊来，磨坊主请我们喝上好的麝香葡萄酒，女主人裹着花边头巾，漂亮得跟皇后似的。大家在一起唱啊跳啊，别提有多开心了！

好日子是因为那些巴黎佬的新念头而到头的。他们在大路上办了家用蒸汽作动力的新型面粉厂。什么时髦什么就好，大家都争着把麦子往新厂子里送，那些可怜的风力磨坊就一家家关了门。我们再也没有星期天聚会了，再也没有葡萄酒喝了，终于有

